

馬克思「資本論」

思想的陳舊與沒落

王啓升

前言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至七日，以及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莫斯科均分別舉行了兩次科學代表會議，來紀念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一百週年（一八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出版）。這兩次會議，是由俄共中央馬列主義學院、蘇聯科學研究院社會學院、俄共中央高等黨校暨俄共中央社會學研究院等四個單位聯合舉辦的。這四個舉辦單位，都是俄共中央思想理論領導機構，這可以看出俄共是如何特別重視這兩次會議。九月六日至七日的第一次會議，為國際性的代表會議，除俄共代表外，尚有保加利亞、匈牙利、北越、東德、外蒙、波蘭、羅馬尼亞、芬蘭、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國代表。

這次國際會議，首先由俄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俄共中央書記P·N·德米契夫致開幕詞，隨即進行兩個重要報告：俄共中央馬列主義學院院長P·N·非多塞萊夫報告「資本論同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①蘇聯科學研究院副主席A·M·魯明哲夫報告「資本論和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這兩個報告之後，接著分經濟問題與歷史方法論問題，展開討論。

甲 經濟問題的討論情況

此次國際會議，係針對馬克思「資本論」陳舊思想教條，提出二十多件有關經濟問題的報告，來替「資本論」辯護。這二十多件報告，蘇俄已公佈的報告人和題名，僅有下列十一件：

①蘇俄科學研究院通訊院士L·A·列雅其也夫報告「資本論同現在這個時代」；

②蘇俄科學研究院通訊院士A·I·帕斯科夫報告「資本論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發展」；

③經濟博士G·A·科茲洛夫報告「從馬克思所發明的經濟規律，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最新趨勢」；

④蘇聯科學研究院通訊院士L·M·加托夫斯基報告「資本論同科學技術的進步」；

⑤波蘭M·波戈利爾報告「社會主義經濟計劃同市場」；

⑥南斯拉夫D·列科維其報告「資本論的方法研究問題」；

⑦捷克斯洛伐克I·沙伐德報告「馬克思的經濟學分析法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意義」；

⑧外蒙A·米利斯報告「馬克思資本論同蒙古人民共和國土地問題的解決」；

⑨羅馬尼亞K·巴爾布列斯基報告「資本論同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問題」；

⑩匈牙利G·薩斯報告「國民經濟的發展同經濟改革問題」；

⑪東德G·艾柏爾梯批評西德資產階級一系列的經濟學派系。

由這十一件報告的標題，可以看出俄共係以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現時經濟發展的實際資料，來替「資本論」辯護。而參加討論的若干發言人亦係如此來共同狡辯，其討論的重心，係針對下列兩個重大問題：

(一)「資本論」業已陳舊的問題

百年以來，世界已發生極大的變化，馬克思在百年之前在「資本論」中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和發展規律」，業已失掉時效，成為歷史上的陳跡，根本無法說明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現象，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此次莫斯科國際科學代表會議，却依然要替馬克思「資本論」是否過時這一點來辯護。蘇俄著名經濟博士S·A·達林的辯護意見，大體如下，他講：

「我們今天的資本主義是很遠地離開了十九世紀中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業已非常迅速發展了，工人階級又在過去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取得了一些勝利成果。……誰要是在『資本論』中，僅僅研究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現象，那這部著作就不免陳舊了。」

在勉強承認「資本論」業已陳舊之後，達林博士却很武斷地講：

「馬克思不是在研究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現象，而是在發現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

照達林這種說法，那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所記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和發展規律，不以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現象作根據，就毫無其他根據了。而且蘇俄科學研究院副主席A·M·魯明哲夫在「資本論和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報告中，明白指出馬克思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實際情況，而將資本主義的客觀發展趨勢和發展規律，嚴格地作了科學的解釋。」這裏所講的「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實際情況，和解釋資本主義客觀發展趨勢」，當然是針對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現象而言。達林講馬克思不是研究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現象，這當然是錯誤，而且同魯明哲夫的報告，亦是矛盾的。

(二) 「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

此次莫斯科會議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會議武斷地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測的「資本主義必然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一定要為社會主義所有制代替，而且社會一定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換言之，這就是過去當年黑魯曉夫所講的「要埋葬資本主義」的說法，這是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亦即是赤化世界的中心問題，如果此次會議沒有充份的理論根據，來支持馬克思的這個預測，那目前全世界擁有五千萬黨徒的八十八個共產黨與工人黨（見布里茲涅夫十月革命報告）在「世界革命」鬥爭上，勢必完全喪失信心，這打擊俄共赤化世界的野心與企圖

馬克思「資本論」思想的陳舊與沒落

，至為沉重，所以此次莫斯科會議對這個問題極力加以辯護，而所發表的意見亦最多，歸納起來，有下列五點意見。

⊙ 生產方不能作最有利的運用

此次莫斯科科學會議指責資本主義生產集中到了社會化之後，資本主義的外殼，已成為社會生產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物，不能使生產力作最有利的運用。而這個問題主要發言人為蘇俄科學研究院副主席魯明哲夫。魯明哲夫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剝奪了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財產制，在資本集中化與中央化的途徑上，展開了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發展勞動合作方式的資本集中化與中央化，是將勞動資料變為集體使用資料。這種變化，使得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必然地趨於消滅。資本主義的外殼，已成為社會生產在本質上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物，因為資本主義已不能為社會全部成員的利益，使生產力作最有利的運用。」

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是否能最有利地加以運用，現拿美俄兩國生產力作一比較。

美國是現代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工業生產力的水平如何，據一九六七年十月莫斯科出版的「共產黨人」雜誌的報告稱：

「一九六六年蘇聯工業生產水平，為美國工業生產水平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蘇俄在最近四十年間，提出「國家工業化」口號，有計劃的發展工業，經過一連串的幾個五年計劃和七年計劃，其工業生產水平，仍遠落後於美國，僅及美國百分之六十五。美國工業生產水平既高於蘇俄百分之三十五，這能說美國工業生產力不能作最有利的運用嗎？

蘇俄自命為「社會主義國家」，其生產力能否作最有利的運用，如果拿蘇俄自行揭露的黨政監察或人民監察資料來觀察，那答案是否定的。蘇俄從一九六三年三月下旬起，曾在「真理報」同「消息報」設監察資料專欄，逐月分兩期刊載蘇俄全國各地黨政經濟事業機構的貪污、腐化、浪費、無能、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等醜惡面貌，現已發表至一百零八期（截至本年元月止）。這些大量的監察資料，無論是一期，都是在暴露蘇俄的弱點與黑暗面，直接或間接表現蘇俄「社會主義生產力」不能作有效的或最有利的運用。現舉例說明如下：

第一例：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真理報」監察資料專欄刊載新西伯利亞一所新工廠，四年之間，改組四次，大量浪費人力物力，其經過情形如下：新西伯利亞新設立的縱型鉋床廠，開工半年之久，一部車床都未製造成功，忽奉命停止車床的製造，而改製裝配機件。不久又改為製造自動康拜因機，最後改為「新西伯利亞鑄造機器製造廠」，四年之間，改組四次，幾百萬盧布白白地糟蹋了，而生產仍未上軌道。該廠全新的最好的車床，停止那兒不動，龐大的生產方，很少合理地加以運用。

第二例：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真理報」監察資料專欄第一百零八期刊載一所傢俱工廠不合理的改組情形如下：烏拉爾鐵床製造修理廠，為一小型工廠，員工共二百三十五人，工作亦不複雜，製造新鐵床並修理舊鐵床。但從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起，該廠分為兩廠，一廠製造新鐵床，劃歸於地方工業管理局管轄，一廠修理舊鐵床，劃歸於生活服務管理局管理，一廠的員工、房屋及設備等，現均分為兩部份，這是不必要的，這樣的改組，是違反節約要求。

關於蘇俄交通運輸方面大量浪費人力情形，是多麼嚴重，現亦舉兩例來說明。

第一例：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真理報」報導蘇俄一九六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總結中，指責有大量船舶和車輛超過規定時間停航與停駛，以及半載或空車、空船行駛與航行情形。

第二例：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五日「真理報」復報導類似情形如下：

「減少貨車運輸平均行駛時間的生產任務，鐵路方面並沒有完成。同時，大部份工廠企業，在裝卸貨物時，往往使貨車停留的時間超過規定的標準。航運方面，停航與空船航行的現象還是很多。公路運輸方面，對貨車使用的重大缺點還未消除，而沒有滿載行駛的貨車，幾乎要佔半數。」

以上所述四例證明蘇俄工業與運輸工具的生產力不能作最有利的運用，這都是出乎馬克思意料之外的。所以講「生產力不能作最有利的運用」，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 股份資本形式所有制

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第二個理由，莫斯科國際科學代表會議，認為這種過渡的形式，已在資本主義內部形成。據會議的解釋稱：

「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首先便是目前盛行的股份形式所有制。馬克思認為這是「社會化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這與個人私有制是有所不同的。馬克思曾講：這是資本主義向相反的一面轉變……成爲直接社會所有制必要的過渡起點。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函中，提到股份資本是資本主義所有制接近共產主義的形式」。

今天自由世界的股份公司組織太多了，如果說這些股份資本所有制，均接近共產主義形式，會向社會主義過渡，那真是荒謬無稽之談。

◎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據此次莫斯科會議解釋，資本主義進一步繼續發展，股份形式所有制，又發展成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此時資本主義已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所以莫斯科會議又引用列寧所講的下列一段話，作爲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由：

「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是非常接近了生產全面社會化。可以講，此時資本主義是不得不違反資本主義的意念和構想，而要向新的社會制度邁進，由完全自由競爭，向全面社會化過渡。」

列寧這一段話，是很適用以蘇俄爲首的共產集團，因爲蘇俄及其附庸政權，無一不在實施全面統制經濟制度，舉凡工業、農業、郵電、運輸、貿易、建築等經濟部門，無一不是由共產黨政府機構來統制和經營；而自由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除了極少數的國營企業外，大部份工商業、農業、建築業等部門，均爲民營，所以講自由世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之說，是無根據的，那「向新的社會制度邁進」亦屬無稽之談。

◎ 科學技術革命與失業問題

莫斯科國際科學代表會議認爲目前科學技術革命必然地要消滅財政寡頭的統治，會議對這個問題所提的意見如下：

「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革命是在加深社會矛盾，特別是就業問題愈來愈困難。帶來了生產進一步機械化與自動化以及電子管制的科學技術革命，與過去工業有所不同的，是工業同農業的就業人數，不僅相對地，而且是絕對地下降了。……可以講，科學技術革命，必然地要消滅財政寡頭的統治。」

自由世界對失業問題，已有適當的社會救濟與輔導就業，來作合理的解

決，如果說，因為失業問題，就注定「會消滅財政寡頭的統治」，這未免過份武斷，何況科學技術革命，正促進生產力的提高與經濟的進步，所以科學技術革命，祇會使資本主義更向前進步，決不是資本主義的毀滅。

⑤ 世界人口問題

莫斯科國際科學代表會議認為「目前世界產生新的現象，是必然地會過渡到新共產主義。這就是人口迅速增加的問題。百年以前，全世界人口只有十三億左右，一九六三年增為三十二億，再經過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世界人口還要增加一倍，即增為六十億之多。世界人口是幾何式的增加，怎樣纔能養活全世界日益膨脹的人口呢？現在科學技術的發達，目前已有可能能養活三百億的人口，不過這需要全世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從根本上來改變生產關係，所以過渡到共產主義，是必不可免的。」

世界人口迅速增長問題，是整個人類自然增長的問題，如果以這一點作理由，認為資本主義必然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

乙 歷史方法論問題的討論情況

此次莫斯科國際科學代表會議，關於歷史方法論問題的報告，計有十五件，其已公佈的報告人及題名，有下列八件：

① M·M·盧真塔梁教授報告「資本論同現代的研究方法」；

② O·貝特林（匈牙利）報告「資本論對匈牙利工運影響的幾個觀點」；

③ P·列曼拉（捷克斯洛伐克）報告「馬克思主義對捷克斯洛伐克工運的意義」；

④ N·科洛麥其卡（波蘭）報告「資本論同波蘭工運」；

⑤ 李紅（越南）報告「資本論思想對越南人民革命鬥爭的影響」；

⑥ 格門科娃（東德）報告「資本論同德國工運」；

⑦ A·I·馬倫薩歷史學博士報告「資本論對國際工運的影響」；

⑧ V·V·劉畢莫沃伊經濟學博士報告「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工人階級狀況」。

此次莫斯科科學代表會議所討論的歷史方法論問題，大體上有下列四個

馬克思「資本論」思想的陳舊與沒落

：（一）歷史方法論的內容；（二）對現代的看法；（三）對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討論；（四）對國際工運影響問題的討論。

（一）歷史方法論的內容

莫斯科會議所談的歷史方法論，是指馬克思觀察資本主義社會所用的思維邏輯方法，其內容由蘇俄教授盧真塔梁說明如下：

「資本論是非常精確地將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過程，及其準備產生新社會機構無可避免的發展趨勢，均反映在思維邏輯方面，馬克思在自己思維方法上和邏輯上，均站上理論反映的立場。此即瞭解認識論的本質同科學的分析方法，並在人的意識中辯證地反映現實世界複雜的變化過程。」

這就是俄共一向所講的馬克思的思維邏輯方法。至認識論的本質與科學分析方法是什麼？據會議的解釋稱，這是人的積極改造活動，這是基本上能反映和具體掌握客觀現實和客觀發展規律。此次莫斯科國際科學會議的說明稱：

「馬克思的反映理論，認為人的改造活動，是認識論最重要的因素。像資本論所講的與所發揮的認識論，如果有不徹底，不是在基本上能反映客觀現實和規律，如果人的信念不能構成爲人的必要行動，那人的信念和進取精神均屬空洞的符號。」

這可以看出馬克思的歷史方法論，係包括兩個要素：①人的積極改造活動；②正確反映客觀現實和規律。

但馬克思又認為理論反映與思維邏輯，不是空洞的東西，而是以「人類生存的物質條件與物質福利生產範圍」作基礎。所以會議復指出：

「馬克思曾補充地講，人類生存的物質條件同物質福利生產範圍，決定了與支配了社會生活整個各個方面，這是生存必需的領域和自由創造的領域，馬克思認為祇有在此種領域內，人類方能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繁榮。

假定對馬克思這種辯證邏輯有一點忽視，而強調人的絕對作用，否定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和走向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個歷史的必然發展過程，那必然會發生難以挽救的錯誤。」

從此可以瞭解，馬克思歷史方法論的內容，是以人類物質生存條件同物質福利生產範圍作基礎（唯物的論點），來具體掌握客觀現實和發展規律，

並採取積極改造行動。

(二) 對現代的看法

蘇俄向來雖標榜和平共存對外政策，但此次莫斯科會議認為世界仍是兩個對立的體系：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而且否定西方學者所講的這兩個體系「合流」的觀點。這是莫斯科會議對現代的基本看法。但西方學者認為工業社會的某種共同發展規律，可以使社會主義體系同資本主義體系二者接近起來，使二者之間的矛盾逐漸消失，其中用以證明社會主義相同於資本主義的一項因素，是社會主義社會仍保持商品貨幣關係。所以西方學者斷言，蘇俄及其附庸，均在採用資本主義的商品貨幣與利潤制度，均在爭取市場、銷路和利潤，從本質上來看，二者合流，大有可能，但此次莫斯科國際科學代表會議偏偏拿馬克思的一段教條來否定事實。這是引用馬克思對普魯東批評所講的下列一段話：「商品同貨幣，不是在所有任何條件之下，都會成為資本，當工人獲得自由與生產資料屬於聯合生產者時，那商品同貨幣是不可能產生資本和形成資本主義關係。」

馬克思這段話，是有條件的，即在「工人獲得自由與生產資料屬於聯合生產者」條件之下，商品同貨幣始不可能形成資本主義關係。但目前共產集團內部的工人乃至農民，均在共黨極權奴役之下，毫無自由之可言，而生產資料亦屬於共黨上層統治階層所有，並不屬於聯合生產者，所以蘇俄及其附庸經濟的發展，當然會產生資本和形成資本主義關係。

(三) 對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討論

此次莫斯科會議，對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研討頗詳，當時，曾由I. I. 庫茲明洛夫教授報告「運用馬克思方法論，來分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他歸納了馬克思所預測的有關社會主義生產的性質，規律同特點，有關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以及有關在社會主義生產基礎上的集體精神。庫茲明洛夫在報告中特別注意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與運用問題。討論的項目是相當的多，但內容多未公佈，可見以馬克思「資本論」的陳舊觀點，實無法解答共產集團今日內部矛盾複雜的經濟問題。就已透露的資料來看，應該是沒有問題，但意見方面亦不統一。例如：

○關於商品生產應否存在的問題：蘇俄科學研究院通訊院士L. A. 列雍其也夫在會談中所堅持的立場，是講從馬克思「資本論」以及其他著作觀點來看，商品生產是應該保存的，但蘇俄科學研究院另一通訊院士A. I. 帕斯科夫，在參加討論時，則持另一意見。

○關於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與勞動生產率增長規律二者配合的問題：庫茲明洛夫教授在報告中曾指出：「馬克思詳細研究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勞動生產率增長規律相對的一面，所以他將這兩種規律有機地聯繫起來。因此之故，我們有若干同志將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的作用，列為第一位，這樣地提出問題，理論上是沒有根據的。」

這兩個例子，說明商品生產、生產資料增長規律以及勞動生產率增長規律等重大經濟問題，此次莫斯科國際科學代表會議，都存在着紛歧的意見。

(四) 對國際工運影響的問題

此次莫斯科國際科學代表會議，既要討論「資本論」對國際工運影響的問題，依理而論，「資本論」的許多有關工運的教條，會大量地搬出來。但由於「資本論」過於陳舊，莫斯科科學代表會議感覺「資本論」可用的資料並不大，於是僅在「資本積累」與「剩餘價值」這兩點上大做文章。其中有一段話，講「資本積累」規律，形態上雖起了變化，但資本主剝削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並未改變，而工人的反抗趨勢是在發展中，其原詞如下：「資本積累全面的絕對規律，在我們今天能起何種作用？它的形態起了變化嗎？有什麼改變呢？首先應該強調的，就是資本主義任何規律一切形態上的變化，並未改變這個制度的基礎——資本主剝削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這是階級衝突與階級激烈鬥爭的根源。……資本的積累，亦即無產階級人數的增加，所以資本積累產生了內在辯證式的矛盾：對工人階級剝削的增加，反資本主義的鬥士人數，亦同時增加。……因此，工人反抗的趨勢是在發展中。」

另一段話是強調「剩餘價值」理論的正確，這一段話的原詞如下：

「剩餘價值問題，是『資本論』的中心問題，任憑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經濟學人，是怎樣在肯定收入平均之說，但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一些國家內部貧富懸殊現象，是那麼清楚，幾乎是用不着再找證明。例如美國，在最

近時期，即在「繁榮」時期，民間尚有八百二十萬住戶，是專門依靠農產品補助與慈善救濟來維持生活的。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應從學術上來加以解釋。無論過去和現在，要反駁資本論這種觀點，是毫無可能的。」

現在來分析這兩段話的作用何在？

第一、此次莫斯科國際科學代表會議，是以美、英、法三個國家來作例，證明這三個國家由於資本積累，無產階級人數在大量增加中。這三個國家產業工人數在本世紀初期為三千萬人，到六十年代中葉增為一億人左右。如果連同職員一併計算，則這三個國家的僱傭工作人員，由本世紀初期的八千五百萬人，增為六十年代中葉之兩億人左右。這些僱傭工作人員在人口比例中佔英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二，美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七，法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二。這兩億職工加入職工會的，據會議資料透露不過百分之三十五，計七千多萬人。莫斯科會議這樣注意英、美、法三國的職工人數與職工組織，可見在國際工運方面，莫斯科是以這三個國家的工人羣眾作為爭取的主要對象。

第二、關於「剩餘價值」問題，莫斯科會議除了指責自由世界的貧富懸殊現象外，但自由世界對失業救濟的重大作用，此次莫斯科會議曾講了下列一段話：「在馬克思時代，失業是工人階級的痛苦。現在由於工人階級在失業救濟與家庭補助方面業已取得了某些勝利，失業的窮困生活，今天已不像過去那樣可怕。」

這一段話是表示自由世界的失業救濟同家庭補助已解決了工人失業的痛苦。還有一段話，更表示今天的工人生活，比馬克思時代有許多重大的改變。這一段話的原詞如下：「在現代工人階級積極鬥爭的條件之下，不看工人工資高低如何，是否可以講工人生活一定會惡化嗎？資產階級財富積累，對整個工人階級是否同時都帶來貧困、奴役、無知與精神頹唐退化呢？能否這樣講呢？工人階級多年來的鬥爭，在這一方面無條件地已起了重大的變化。……工人階級以往經濟鬥爭的勝利，決不會像資本主義辯護者和毛澤東集團教條主義者以及極端左傾冒險主義者所講的，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和喪失反抗資本主義的戰鬥精神。」

現代工人階級生活不一定惡化，而且資本主義積累，並不是對整個工人階級都帶來貧困、奴役，甚至工人階級業已資產階級化，工人生活這樣改善，是馬克思當年根本所不能想像的。所以用馬克思時期形容工人生活惡化的

所謂「原始資本積累」與「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論」，已無法說明自由世界工人生活進步的情形。可以講，在馬克思「資本論」佔很主要分量的「資本積累」與「剩餘價值」這兩項規律，今天已失了時效，成為歷史上的陳跡了。

結 論

○在去年九月六日至七日國際科學代表會議舉行之後，俄共復於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再舉行第二次科學會議，這顯然是第一次會議後經過二十天的長時間檢討，俄共對第一次會議的成就是有所不滿，尤以第二次會議的資料，迄今尚未公佈，可見在馬列主義教條拘束的俄共馬列思想理論，已陷於極端紛歧混亂與沒落的境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社會革命所作的重大預測，可以講完全錯誤，馬克思預測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應在資本主義生產高度的國家爆發，但經濟極為落後的俄國却首先發生了「十月革命」，這難道不是錯誤嗎？馬克思預測資本主義生產集中化之後，勞資之間的貧富極為懸殊，階級鬥爭亦更為激烈，但今天自由世界政治的與經濟的民主措施（反托拉斯法的通過，累進所得稅與遺產稅的徵收，公司法和股票交易法的實施，勞工法的制定等等）貧富懸殊之間的距離，是逐步拉攏，而階級鬥爭，亦不是像馬克思當年所想像的如何激烈，而是在走經濟要求的路線。這可以拿莫斯科此次會議的資料來作證。此次莫斯科會議資料（註）記載著下列一段話：

「事實上，過去工人階級所取得的經濟勝利成果，對於自己力量的信心是加強了。工人階級會提出更多的要求，從傳統性的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改善勞動條件，以及其他）一直到下列這些要求：『民主的國有化制度同民主的計劃制度，增進主管協調經濟生活官方機構工人代表的作用，樹立經濟生活民主監察制度』。」

這一段話所講的「工人階級所取得的經濟勝利成果」，這當然是象徵工人階級經濟條件的改善，至所謂「民主的國有化制度……經濟生活民主監察制度」，這完全是經濟要求。工人走經濟要求路線，是走上與資本主義妥協的路線，亦即階級協調的路線，自由世界如果進一步努力，澈底消滅貧困，使這種經濟妥協與階級妥協路線進一步發展，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講的「階級鬥爭」謬論，就會完全為時代的進步所埋葬了。

註：一九六七年「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新誌第十二期第一百頁